

收稿日期:2024-02-20

湿地视域下的故乡叙事 ——北乔小说集《尖叫的河》述评

王玉琴¹, 孙利娟²

(1.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2; 2.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人类科学认识湿地的生态价值还不足百年,中国有意识的湿地书写尚处于起步阶段。当代作家北乔的短篇小说集《尖叫的河》,聚焦中国唯一的滨海类湿地世界自然遗产——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通过对儿童、河流、动物、女性、生命意识等不同主题的“异质同构”,再现了故乡朱家湾人与自然复杂的共生关系,并通过“尖叫的河”“芦苇”“杀人的刀”等“赋魅”意象,深度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意蕴。北乔聚焦湿地故乡的小说创作,为正在生长中的湿地文艺提供了一个诗意的样本。

关键词:北乔;《尖叫的河》;湿地;故乡;生态整体观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5-0001-08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苏北民间文艺审美研究”(23ZWA001)。

作者简介:王玉琴(1970—),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作家作品研究;孙利娟(1998—),女,江苏滨海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创意写作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5.054

千百年来,“去故乡而就远兮”^[1]的怀乡书写不绝如缕,名篇佳句代有开新。故乡虽是一个空间概念,但其本质上是时间的,是属于记忆的。乡愁从本质上来说也不是简单的恋物,而是悲悼已逝的生命与曾经美好的时光。2023年,离开故乡三十多年的北乔,出版了一本心怀故乡的短篇小说集《尖叫的河》,11篇不同作品中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指称——“朱家湾”。湾,河流弯曲之地,“河从哪儿来,不知道,知道的是它东流入大海。大海——黄海,离我家的直线距离不足十公里。有时候海潮过大过猛时,会有海水侵到河里,呛晕不少鱼”^[2]。北乔本名朱刚,朱家湾是他爷爷故事中反复出现的故乡地标,也是历史上久负盛名的“朱家庄”^[3],古代扬州方向运盐河之必经通道。北乔对朱家湾的介绍,不经意间呈现了中国海滨湿地——“潮间带”——地貌的形成过程。对朱家湾的聚焦,是游子北乔以诗性之眼向故乡致敬的特别方式。

北乔笔下的故乡叙事,在抒发乡愁和现代性悲悼基础上,融入了一些新的艺术元素。从他“尖叫的河”“杀人的刀”等“陌生化”词汇来看,北乔更像是在用一种魔幻的表达,去探究他自幼感到迷茫而今依然感到神秘的故乡景观和生命现象。北乔故乡到底在哪里?为何北乔笔下的故乡叙事和一般的乡村叙事相比,更具有湿漉漉的潮水气息,并带给读者“猜谜”一样的感受?众声喧

哗的现代化媒介语境中,人们还能像北乔作品中那些灵性儿童那样,听到河流的“尖叫”吗?

一、尖叫的河:湿地的诗意魅惑

现代化媒介语境中,乡愁因移动互联网的“可见”而被冲淡了许多。但“可见”非“实感”,“故乡”作为“故”和“乡”的时空结合体,对作家而言,更多地指向“故”,指向那逝去的心境。《尖叫的河》中的故乡完全是在“过去式”的儿童记忆中展开的。由此,“尖叫的河”“打把杀人的刀”“桥头有条狗”“泡在阳光里的芦苇”“大宅院外的蝴蝶”等,都是带着儿童期印记的童言童语,真实地传递了一个作家对童年故乡的深刻记忆。北乔曾说过,他迷恋“儿时乡村之于我神一般的存在”^[4],探秘或曰解密,是他故乡写作的最大动力。

北乔文学书写中反复出现的文学故乡,其地理方位在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境内。2019年,这里因拥有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型湿地,为23种国际重要的鸟类提供了栖息地,支撑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17个物种的生存,被命名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在成为中国唯一的滨海类世界自然遗产之后,生活于黄海边的当地老百姓,在反复宣传后才“后知后觉”地感知到,脚下这块靠海大滩涂,学名叫“湿地”。在非常年轻时就离开了家乡的北乔,懵懂地带着湿地乡村当时还无解的奥秘离开了家乡。

湿地是一个“年轻”的词汇,人类有意识认识和重视湿地不足百年。如果人类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没有遭遇过严重的环境污染或者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人类将在“唯科技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西方较中国发展得更快,生态危机显现比中国更早。所谓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在希腊语“生态”一词基础上提出“生态学”概念,目的是为了说明世界一切动植物及其环境之间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是“弑母”之罪。重视生态的真正底色,是人类意图通过对生态的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1956年,美国进行地表生态清查时提出“湿地”一词^[5],指称的是地表6米以下的“陆地与水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或交错区”^[6]。湿地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被誉为“地球之肾”。1971年,18个国家在伊朗签署《湿地公约》^①,湿地保护走上全球议事日程。1992年中国加入《湿地公约》后,“湿地”作为自然界中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才缓慢进入常用中文语汇系统。

“湿地”的年轻态,同时也表明中国文学中“有意识”的湿地书写还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武河湿地美学词典》《中国当代诗人湿地诗歌》《湿地繁花》《滩涂地》《东方湿地》等作品相继发表,这显示关于湿地的诗文创作呈现增长态势,但聚焦湿地、反映湿地的小说创作极少。北乔小说里的人物、风物和故事,充满了湿地的柔性与张力,含蕴丰厚的神秘与魔性,反映出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对生长于其中的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

《尖叫的河》系列作品以“河的尖叫”,书写了一条条充满魅惑的河流。“魅”,即精怪、鬼魅、狐魅等,带有强烈而浓厚的迷信色彩。传统的海滨乡村,人们对很多自然现象不理解,认为很多神秘现象都是神灵鬼怪的凭附,因此有“魅”。德国的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世界的祛魅”,即把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强调人的知识和理性。在关于“魅”的争论中,“复魅”“返魅”“赋魅”等也是一种重要的观点,保留“魅”观点的人们认为,人类应该尊重和“恢复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性”^[7]。北乔的小说,一次次书写湿地的神奇、隐秘和魅惑,意在复现湿地景观与人类的交

^① 《湿地公约》,全称为《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971年18个国家在伊朗拉姆萨尔签署,现已有172个国家加入。

感关系中,激起人们对湿地的人文思考。

《尖叫的河》这篇小说中,首先通过儿童视角呈现了湿地的河流景观,如河鱼的游动、河雾的弥漫、怪异的波纹,特别是河发出的尖叫,使得乡村的河俨然如神巫一样,隐隐约约地发散着召唤的诱惑。文中小主人公朱富贵的母亲因陪伴父亲去河边打鱼,在“雾气厚得像满天飘飞着面粉”的河边失踪,去向成了“解不开的谜”。母亲失踪后,这个跟河流有着独特亲缘关系的朱富贵,具有了神奇的特异功能——“能辨别村庄里所有的声音”,无论水的流动、鱼的冒泡、芦苇的摇晃、淤泥的活泛,甚至大河发出的噩梦般尖叫,皆能瞬间感知。因为听到河的尖叫,富贵救起了河里漂流的女孩,后来这个女孩成为富贵的妹妹,并被取名为“香河”。在为香河抓蝴蝶过程中,朱富贵再次因河的尖叫,下水捉蝶而失踪。朱国书既在水边失了妻,又在水边丢了子。北乔通过“尖叫的河”,揭示出自然的伟力和自然的神圣性,展现了湿地之水神秘的吞噬力量,也写出湿地乡村人们无法充分感知的神秘气息。

北乔对河流的“赋魅”,呈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无论什么时候,人都不能无视自然的存在。“人只是生物队伍中一员的事实,已由对历史的生态学认识所证实……土地的特性,有力地决定了生活在它上面的人的特性。”^[8]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是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然规律的遵从。河流的“尖叫”是自然古老的声音,唯有超越了现实功利、绝对纯真的童心之耳,才能捕捉到。但从常人的视角出发,发出“尖叫”的河流,传递的是一种蛊惑的陷阱,不辨自然伟力的孩童,不幸成为自然伟力的祭品。北乔在呈现这一细节时,以不假修饰之本真,摒弃了成人、城市、智者的视角,真实呈现了故乡湿地的原生形态和质朴人性。

北乔对故乡神秘性的书写,其实是在现代性语境中对湿地之河“赋魅”,反映了作家的自然观、生态观和审美观。“比德山水,把某些自然形象人格化……是为了建构人类的价值观和审美观。”^[9]这也从另外一个维度表明,在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时代,人们对湿地自然力的科学认识和审美感知,还处于不断认识、不断探索的初级阶段,因此,与自然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和适度的敬畏,是十分必要的。

二、阳光芦苇:湿地的生命意识

与森林、海洋相比,湿地是和人类关系最密切也最具有生产力的生态系统。湿地中的自然也是最早为人类所感知的生态景观。《诗经》中的“蒹葭”,指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芦苇,古人借芦苇而起兴,表达对水边美人的企慕之情。西方文化思想史上,帕斯卡感慨“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感慨人如芦苇,生命易折,但人因思想而高贵。芦苇,作为人类生活中切己的自然物,被赋予了丰富的诗哲意味。在北乔的故乡叙事中,芦苇也反复出现,意味深长。《尖叫的河》小说集的开篇之作《泡在阳光里的芦苇》,就是以“泡在阳光里的芦苇”隐喻一个个在芦苇丛中逝去的生命。这一个“泡”字,映照了湿地儿童对生命意识最初的感知。

儿童对世界的认知,是从口舌所感知到的酸甜苦辣或吃喝玩乐开始的。宴席、游戏等生活中的喜乐场景,是儿童感知乡间群体性活动的社交仪式。《泡在阳光里的芦苇》中,小主人公泥巴跟随母亲去小伙伴梅丫家奔丧。梅丫说“我奶奶死了”,泥巴说“我知道,菜多吗?”“死”对五六岁的儿童来说是一个无法领略的意义,但“菜多”却是他能感知到的最好实惠,于是跟母亲说这个“菜又多又好”的席最好“从村西头挨排排吃”。在这些充满口水气的细节中,北乔以诗一般的俭省的语言,书写了孩童眼里丧席戏谑化的场面。但当孩子的欲望表达一次次被母亲呵斥后,孩童又陷入了某种混沌,激起他心灵上隐隐约约的震颤。在这里,儿童逻辑中的快乐追求与成人逻辑中的祭奠之悲形成了巨大的文本张力,这种张力两端是两个彼此难以对话的世界——成人伦理世界和儿童想象世界。在乡村成人世界建构的生活景观和伦理秩序中,很多真相是向儿童封闭的。

北乔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泥巴是一个试图揭开真相的探秘者,他询问爷爷“你怕死么?”当爷爷真的去世后,大人们说“老队长走了”。他固执地说“死了”。在“死”被宣称为“老”“走”的语言结构中,儿童泥巴对乡村语言所赋予的背后真相产生追踪、探秘的动机,由此展开一场场关于生命的诘问。由此,日常不易被察觉的走路或探亲,也成为儿童一路走、一路反思和成长的探秘之路。

正是基于对生命真相的寻求,乡村中“一片列祖列宗的坟场”和坟墓上一个个倒扣的海碗般的土块,进入了儿童泥巴的眼帘。在经历了梅丫奶奶、爷爷和外婆三场葬礼之后,再看到鲜灵的河水芦苇、爽朗快活的阳光,小主人公体会到“死生”相依的复杂和震撼。为了表达孩童对“死”的认知和那种隐隐约约的震颤,北乔以“阳光芦苇”意象,呈现出了儿童心灵的外化场景。“这时,西面天空已出现和梅丫帽上的红布条一样的颜色。芦苇在晚霞的映照下,浑身上下红通通的,落在水面、河沿的影子也是淡红的。浸着阳光的芦苇仿佛在燃烧,发出豆荚爆裂时的噼啪声。整个河面都成了一片火海,我有点担心这样下去会把鱼烧死。我老是在这火红中望见梅丫奶奶那苍白的熟睡了的脸。”这一段关于阳光芦苇变成火海芦苇和老人“熟睡”等相互关联性的书写,紧接在“丧席”争议之后,将儿童眼里的芦苇形象和若隐若现的死亡场景联系起来,写出了湿地孩童对生命消逝从“漠然”转向“悚然”的心路历程。

芦苇在北乔的小说中是一个被反复书写并被多层赋义的湿地意象。《泡在阳光里的芦苇》这篇小说中,芦苇一开始被孩子玩耍时砸断,长出来后“都爬上了岸”,还和阳光吵架,向河水告状,后来在想象中燃烧。在作家的笔下,芦苇不断被赋予生命成长的多重意义。在小说的末尾,小伙伴们准备集体到细鸭家玩耍,细鸭先行拨开芦苇丛回家探路,最后在芦苇丛落水而亡。小主人公泥巴再一次被死亡情境所震撼,似乎懂得细鸭是被河中的“水鬼”吃掉了,并被埋在芦苇丛生的坟场里。夜空中,细鸭的小坟被“月光芦苇”所照拂,诉说着生命无声无形的宁静,教育着本来不懂“死”为何物的乡村稚童。“月光芦苇”与“阳光芦苇”“水中芦苇”“风中芦苇”“雨中芦苇”组合成了一簇簇“芦苇”群像,多声部地传递出湿地儿童对生命不同形态的想象。

北乔小说中的故事、人物和景观都是“过去式”,但他激起的思考却是“现在时”。从“阳光芦苇”透视《尖叫的河》小说集中所有的生命景观,我们发现,北乔善于运用童年视角书写湿地乡村发生的偶然性惊异事件,又从偶发事件中反思故乡人对待人生和生活的态度。《打把杀人的刀》中的铁匠庆良以打杀猪刀出名。拿不到工钱的小伙子树河想买把刀挫挫包工头的戾气,去找庆良说要“打把杀人的刀”,庆良不以为意地卖给他一把杀猪刀,结果因“出卖凶器”被当作“同谋”被捕。北乔以这个荒诞的故事表达了乡村逻辑与现实社会逻辑的奇特对话,展示了远离主流社会的湿地乡村的人伦世界。在湿地乡村中,人们与外界是相对隔绝的,生存逻辑与生命意识如同乡间芦苇一样,具有“水生性”,它因自然规律随遇而安。唯其如此,湿地乡村才能超越物质文明世界中的对抗与冲突,使生物多样性的追求或者遗存成为可能。北乔的这些小说,是以鲜活的故事和匠人化的人物,展现了一个未受“物欲”和现代文明过度熏染的原生态样本。

三、香河香米等:湿地之伊人形象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自古以来,在水一方的“伊人”形象是人们心目中美好形象的化身。在北乔的故乡书写中,对女性的书写和品评也是《尖叫的河》短篇小说集中的重头戏。北乔曾自云:“我喜欢乡村,我喜欢女性。”^[10]对乡村女性的观察和表达,是北乔故乡叙事的一部分。2006年前后,北乔曾专门出版了散文评论集《刘庆邦的女儿国》,对刘庆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复盘,对女性的欲望、疼痛、涅槃重生等不同心灵状态和人生际遇作了淋漓尽致的个人化研究。在《尖叫的河》短篇小说集中,《尖叫的河》《金色裸女》《香米》《香稻》《大宅院外的蝴蝶》《挑河》等作品中的“香河”“香米”“香稻”“香麦”等女性形象,织成了一

幅仪态万方的水乡仕女图,呈现了东方湿地带有水性意味的女性形象。

香,作为气味芬芳的形容词,在北乔小说中被反复用来为女性命名。如“香河”“香米”“香麦”“香稻”等。这些姓名,当然不是真正的乡间女子的名字,而是北乔以自己对湿地乡村的内在感受赋予人物的名字。我们以他对河的书写,看看作者对乡间河流的内心表达,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品评“香河”之意味:

河围着我们这江苏东台朱家湾画了一道弯向东走了,朱家湾像戴了一顶水帽子……芦花纷飘时,好像有数不清的蝴蝶围着帽子在跳舞……调皮的鱼儿会突然在我放个屁的功夫全部冒出来,水面挤满晃动的眼睛砸吧的嘴……家里来了客人,快到做饭的时候,他和人家说一声“我出去转一下”……两锅水烟的工夫回来,饭桌上少不了清汤清水浮着蒜花的清炖鱼。^[4]

北乔小说中对故乡河景的这一段描绘,出现了水帽子、芦花、蝴蝶、鱼等典型的湿地意象,也出现了父亲钓鱼待客的这一经典场景。这确实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最经典的湿地之乡的风景。在童年视角观照下,北乔写出了湿地河流温润如水、生机勃勃的形象。这段生活化的风景,一方面传递出湿地特有的水乡之美,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河流充盈的生命力和滋养力。古人云,土地各以其类生,故“民含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声音不同”^[11]。一方水土一方人,北乔小说中的女孩香河,自然是以河喻人,暗示了女性灵动滋养纯净的水性之美,承载了滋养万物的母亲河、生命河之意味。在“香+河”“香+米”等“香+X”的女性命名中,中心词是湿地乡村的风景、风物,而“香”则是北乔对女性的修饰性表达,那么这“香”到底又包含着哪些内蕴呢?

香米,是小说《香米》中的主人公,小说中的香米丈夫连姓名都没有出现,只被称为“香米的男人”。小说对香米形象的塑造,具有浓重的脸谱化特征,她被称为“美人”,日常穿搭因丈夫在城市建筑队打工挣钱而极为讲究,和“奶渍、油斑到处都是”的泥腿子女人相比,香米身上有一种“有别于泥味儿草青味儿粪味儿的味儿”,即便在“香米的男人”眼里,她割麦子也是一幅让人思春的画面:“浑圆的屁股轻轻地摆动,周围一片金黄,空中弥漫着白晃晃的热气,好像一条橙色的鱼儿欢快地嬉戏。”香米无论是在身材、相貌,还是在性的吸引力方面,都是女神一般的存在。香米这一与普通农妇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成为乡村女性学习和追随的楷模,另一方面又成为乡村众多男性意淫的对象。这也从一个维度表明,湿地乡村因执守自古以来不太变化的农耕生活,而在精神上显得尤为贫乏、落后和单调,因而只能从最具有“力比多”意味的两性关系中进行想象性补偿。当香米的男人突发疾病去世,香米曾经的生活无以为继,还因“寡妇门前是非多”承受着某些无法预料的风险和挑衅,香米的归属感和生活的稳定性被打破,她在无法自我消解的压力中,选择将那些曾带给她无限荣光的华衣美服剪碎,通过对衣服的剪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换言之,当香米将衣服剪碎,真正精神上的“香米”也在乡村中灭绝,香米本身的特异性、超越性内质也湮灭于无形。

诚如当代女性学者所言:“新文化允诺了女性说话的权利,但女性却并未因此获得自己的话语。”^[12]即便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乡村女性依然大概率处于失语状态。北乔小说中的香麦,是《和鳗鱼有关或无关的故事》中一个美艳寡妇形象,这个依然被命名为“香”的女人,体现的是世俗的男性的视角。香麦是大家眼里的“妖精”,走起路来“像风中摇摆的麦子”,男人们以“香麦”命名,自然出于对她的赞赏。小说以孩童眼光,说村里最有权力的村长看到她都“笑嘻嘻”,村里最有名的“活宝”在她被窝里被打成了“疤眼王”,而村里的钓鱼高手总是将最好的鱼送给她。北乔通过种种侧面描写道出“香麦是条鱼”,将猫鱼逻辑比附男女之情,将人的世界“动物化”,表明在遥远的湿地乡村,人类社会更加呼应于自然生态,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生物学选择在乡村

显得更为简单、直白。乡村孩童直观感知到的情感教育和社会教育,常常与乡村中备受争议、引起冲突的男女关系有密切关联,孩童通过乡村世界街谈巷议的社交语言,已经隐约感知到香麦是一个被男性“戏谑”、被大众“污名”的被歧视女性形象。

除香米、香麦之外,北乔小说中出现的美艳寡妇形象还有香稻、方萍等。从香米、香麦、香稻等寡妇类型形象来看,北乔笔下的“香”主要意指男性视野中的漂亮美丽、香艳诱惑等女性魅力。作者通过这些身边男性缺位的美艳女性形象,书写女性在家庭变故中遭遇的痛苦和男性对她们的非分之想。小说借家乡男人的视角,将不同年龄的女人,比作不同状态的河流,年轻的女人们“河水饱满但不放纵,波浪有力但不失温柔。这样的河,具备了河的所有优点和美妙,是最完美的河……男人们都想跳到这河中扑腾一阵子,就是不会水的男人也想在这样的河里游一回”,北乔对女性“河水”质性的书写,寄予了男性对女性的梦幻性期待与想象性抒怀。通过对女性神秘性、梦幻性形象的塑造,作家探究了“伊人形象”的魅力之源。

当然,北乔对湿地“伊人”形象的描摹,重点展示的是女性柔美性感孤独的一面,作品在刻画她们相对“精彩”的人生细节时,也常常不忘幽男性“一默”。他们或是被寡妇身边的大黄狗追得屁滚尿流的玉菊男人(《香米》),或是在偷摸寡妇时被打成“疤眼王”,最终身首异处的王国财(《和鳗鱼有关或无关的故事》),等等。这些缠绕在寡妇身边贪财好色的男性人物及其相应的行迹,透射出湿地乡村中两性生活的原始性与动物性,也使得本来就人生不幸的寡妇们陷入了更为纠结复杂的道德焦虑中。在“人吃鱼,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麻虾,麻虾啃烂泥,烂泥埋死人”的乡村生存逻辑中,北乔专门呈现了乡村背景中备受关注与争议的寡妇形象,在充分渲染寡妇们外在香艳美的同时,也艺术地呈现了她们在社会生物链中被“观看”、被“侵占”的命运,激起了读者对乡村女性人生命运的思考。

四、桥头有条狗:湿地的动物卫士

湿地作为最贴合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可以便捷驾驭、相对容易获取物资的外部环境。在人们对生态的科学认知中,人类原来是被排除在生态学之外的。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认知的不断加深,生态学家才逐渐明确提出,生态应该包括人类社会在内。“人——社会——自然”是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13]。其实,这种将人与自然统一而非对立的自然观、宇宙观和生态观,早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就有表达,如《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4]“法天地”“通神明”“类万物”是中国古人对人与外部环境关系的朴素认知。这种不言自明的经验形态的表述,通过世代相传的集体无意识,深藏于稚拙的历代乡民生活场景中。

《尖叫的河》系列作品中,呈现了各种各样“通神明”“类万物”的日常生活风物和场景。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说,“山川大地是宇宙诗心的影现”^[15],人与山川大地的对话和交流,也使得北乔小说充满艺术意境的象征意味。北乔一次次将人与湿地风物进行“异质同构”,颇有“湿地是人类之根”的潜在意味。他笔下的河,可以是少女还可以是老妇人,他笔下的芦苇“稀稀的似懒子的头发……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是一副苍老衰竭的形容”。在各种具有“通灵”情节的场景书写中,北乔对家乡大黄狗的书写,尤为动人。《桥头有条狗》等篇章,集中地呈现了一只守卫乡土的动物卫士——大黄狗。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人对狗的依恋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情感上的依恋”,甚至有人认为狗是“大地哲学家”^[16]。北乔小说中的“大黄”,像一个未卜先知的神灵,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就“感应”到了某些不可知的风险。

大黄是《尖叫的河》小说集中不同篇目中一个共同的狗名。《香米》中的女主人公香米在丈夫去世后,与大黄相依为命,男邻居意图不轨时,大黄奋起护主,吓跑了男人。《桥头有条狗》中的大

黄,曾经从河里救起腿抽筋的少年“泥巴”。后来这条名为大黄的狗,成天守在人们进出乡村的必经之地——桥上。大黄在桥上,送别青壮年离开家乡去上学、当兵、打工。乡人离开时,大黄“仰天长啸”,似乎在诉说悲伤。但当外乡人进村时,大黄总是警惕地巡视着一切——“许多外村人第一次远望这桥这狗时,总以为桥上有一座狗的石雕。这也难怪,瞧狗的坐姿,就像是已经坐了几千年一般”。这一段对大黄的描绘,正面书写了大黄对家园的保卫与守护,侧面艺术地揭示出湿地乡村与外界的隔绝。桥的两头,一头是家园,一头是外界,大黄防护的是外界的风险,保障的是家园的平安,承载的是游子的记忆。作家赋予大黄狗“人性化”“人情化”的意义,是将动物形象“人像化”,弥合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真空,营造了一个“和谐共生”的乡村图景。

书写动物对人情的“通灵”、对祸端的“感应”,是《尖叫的河》中颇具特色的一个部分。大黄作为一条狗,远比人更能识别善恶、辨别风险。在一次戏班子进村演出过程中,大多数人都顺利入村,唯有戏班子老板被堵在桥上。戏班子老板被堵之时,老板尚未施恶,缘何大黄可以未卜先知?被乡人接入村之后,老板擅掇爱唱戏的美丽女孩朱翠丽跟他学戏。一个月后,朱翠丽回家上吊自杀,人们才知道戏班子老板是罪魁祸首。大黄在朱翠丽死后,不吃不喝而亡。大黄死后,村里人将大黄所生的儿子也称为大黄。对“大黄”反复的称谓和命名,反映了乡人对大黄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同情。“同情动物是真正人道的天然要素”^[17],是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本质体现。

小说对大黄的书写,是以大黄为灵性之神,它预警风险,忠于职守,有情有义,甚至比人更聪慧更有担当。作者通过大黄的故事写出了乡村神秘莫测的内部逻辑,推衍出乡村里不为人知的神秘事件,作家通过“狗如人”写狗的“人性”,也通过“人如狗”写人的“狗性”。作家对人与狗两性相通的书写,让我们对“人为万物之灵长”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产生自省与反思。换言之,在一个多元共生的湿地乡村语境中,人与万物应当在遵循美的规律过程中走向平等共生。

综上,北乔《尖叫的河》中的系列短篇小说,主要聚焦故乡朱家湾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故事、风物与风情,再现了作家记忆中有潮湿气息和神秘性的乡村,展示乡人天性自在的草木人生。源自北乔家乡的天然湿地背景,他所书写的故乡的草木、人事、情景、风俗等,无不呈现出湿地之乡的生态奥秘,展示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居”之美。

作为一名成长型作家,北乔创作的《尖叫的河》也具有成长型特征。北乔不太注重人物形象的“圆形人物”特征,也不太强调一波三折的情节冲突和突转,而是在充分展开湿地乡情乡景的时代语境中,原生态般展示乡人生活的多重细节。在一句句有质感的描写和对话中,湿地故乡的风情成为召唤游子的“有意味的形式”。故而北乔的小说在语言和情境设计方面,兼有诗的凝练和散文的优美。关于湿地河流的风景书写如诗如画,对童心的性灵表达常如神来之笔,儿童语言的诗性与智性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而他对河边女性的青春书写,也将女性的水性、柔情、神秘性做了恰如其分的传达,女性的唯美、多情与湿地之河的母性、辽阔在气韵上内在相通。

《礼记》有云:“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8]古人的整体生态观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和独特的生存智慧。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更应该重视“人类精神与地球生态的相互作用”^[19],追求和实现生态审美,秉持文艺和生态携手共进的整体生态观、“大文艺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乔聚焦故乡湿地的短篇小说集《尖叫的河》,就是一部探索湿地之乡“精神河床”的作品,它以独特的诗化小说样式,实现了具有湿地意味的审美表达,这对推进人们认识湿地并进行湿地文艺创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 屈原. 九章·哀郢[M]//胡念贻. 楚辞选注及考证. 长沙:岳麓书社,1984:158.

- [2] 北乔.三生有幸[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96.
- [3] 陈义海,邵春驹.盐城乡土语文[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23:49.
- [4] 北乔.尖叫的河[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219.
- [5] 马广仁.中国湿地文化[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6:1.
- [6] 宋薇.湿地旅游的美学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0.
- [7] 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9.
- [8] 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5.
- [9]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43.
- [10] 北乔.刘庆邦的女儿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15.
- [11] 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40.
- [12]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5.
- [13] 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2000:33.
- [14] 孔颖达.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98.
- [15]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73.
- [16] 洛夫 A.实用生态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5.
- [17] 史怀泽.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
- [18] 周礼·仪礼·礼记[M].陈戌国,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9:498.
- [19]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95.

Hometown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tlands: Commentary on Bei Qiao's Novel Collection *Screaming River*

WANG Yuqin¹, SUN Lijuan²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wetlands has been known to us for less than a century, and conscious writing on wetlands is still just beginning in China. *Screaming River* is th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written by contemporary writer Bei Qiao, which focuses on the Yellow (Bohai) Sea migratory bird habitat, China's only coastal wetland world na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 "heterogeneous isomorphism" of different themes such as children, rivers, animals, women, and life consciousness, it reflects the complex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the hometown of "Zhujiawan". The writer employs "enchanted" images, such as "screaming river" and "reeds" to depict the landscape, with deep contemplation on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Bei Qiao focuses on the novel of wetland hometown, providing an example for the poetic writing of wetlands.

Key words: Bei Qiao; *Screaming River*; wetland; hometown; ecological holistic view

〔责任编辑:王建霞〕